



二十四年前世界杯的中国红

□ 王南生

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落下帷幕,32强淘汰赛激战正酣,一场场万众瞩目的焦点大战已经点燃全球绿茵场。全世界球迷都沉浸在足球带来的狂热欢喜里,唯独我们中国球迷,心底藏着一份沉甸甸的遗憾——整整二十四年,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,再也没出现过中国男足的身影。

我们唯一一次踏足世界杯正赛,定格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。那年我格外幸运,参与科健手机抽奖活动意外中大奖,获得免费赴韩观赛的名额,埋藏心底多年的看国足征战世界杯的梦想终于成真。

2002年6月8日这一天,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遗忘。这天下午我站在济州西归浦体育场外,放眼望去,满眼都是奔赴而来的中国球迷。作为痴迷足球大半辈子的普通人,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包裹着我:我真的来到了世界杯现场,能亲眼为我们的国家队摇旗呐喊。

这场中巴之战,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在世界杯舞台直面巴西这支足坛传奇劲旅。曾经一代代国足球员远赴南美求学,在巴西的土地上追逐足球理想、搭建世界杯的

梦;如今我们终于站上世界级赛场,哪怕对手是公认的世界顶尖强队,队员们没有退缩、敢于展露锋芒,实实在在完成了几代国人的足球夙愿。

夜幕降临,近三万中国同胞汇成红色浪潮。我们统一身着红色助威T恤,头戴小红帽,手中挥舞小小的五星红旗,整片看台化作一片滚烫的红海。置身这炽热的氛围中,我浑身血液翻涌沸腾。数万人跨越山海奔赴异国,只为给自家球队鼓劲,这份纯粹的赤诚,让我热泪盈眶。

开赛前奏响国歌的瞬间,全场数万球迷齐声高歌:“我们万众一心,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,前进,前进,进!”雄浑嘹亮的歌声席卷整座球场,看台每一处都在为之震颤。那一刻,浓烈的民族自豪感直冲心底,热泪不受控制地流淌下来。

激动之余,我立刻拨通家里的电话,让妻子和女儿隔着屏幕感受这份震撼。没过片刻,手机弹出女儿发来的短信:“爸爸,现场太震撼了,我和妈妈都看哭了。”

比赛全程,“中国队,加油”的呐喊声此起彼伏,从未间断。巨幅五

星红旗在各个球迷方阵之间缓缓传递,如翻涌的红色波浪,绕完整片看台。赛场上,面对拥有“三R”的世界顶尖强队,国足球员们没有退缩。肇俊哲那脚击中门柱的射门,距离“进一球”的目标仅差毫厘,他因此一战成名;而杜威、李玮锋等球员在场上与卡洛斯、罗纳尔多等世界级巨星的直接对话,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足球的顶级节奏与力量。中国足球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,敢于展露锋芒、与世界强队硬碰硬,这本身就是几代国人足球夙愿的圆满。

中场休息时,妻子发来信息,字里行间满是期盼:“希望咱们队能打进一球。”纵使全场球迷拼尽全力呐喊助威,终场比分定格在0:4,不敌巴西队。苦涩与失落笼罩了所有到场的中国球迷。这时,女儿安慰的短信传来:“老爸别灰心,这是咱们中国队发挥最勇敢的一场比赛,中国足球早晚能迎来突破!”我望向场内年轻的肇俊哲、邵佳一、杜威,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,让满心遗憾里生出一丝微光。纵使失利,我们依然看见了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。人人都以为这会是个开始,万万没想到,却是现在的国足永远达不到的高度。

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匆匆而过,当年西归浦球场的红色人海,响彻赛场的国歌、家人温暖的短信安慰,一幕幕清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稀,都是提前到的。他们身体好、热情高,还似求学之时,40多年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,真心为他们高兴。

最让同学们感动的是,徐坤、周苏云两位女同学都在外地,与聚会时间也有冲突,但是她们还是来了。周苏云驾车直抵聚会现场,拍过合影后又急着赶回常州了。几百公里的奔波,就是为了见一见、叙一叙,足显同学纯真的感情。

这次聚会,女同学准备得尤其用心。张振群、周怡、俞大农、肖钟萍四位同学联袂表演,周怡为献舞特地戴了红纱巾。

葛桂秋同学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就没有当年的文训班,文训班也是高邮开放发展的标志性符号之一,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。整个聚会过程,没有人显摆自己的地位、能力和财富,只是感恩时代给了我们机会。

哥,他老早就瘫到桌肚里去了。

经此一战,表哥名声大噪,新娘的亲戚们都说,我们东荡口的生瓜蛋子喝倒了他们兴化女人。

当然,除了表哥这种机智的猛酒外,我们东荡口人平常喝酒、闹酒的趣事还有不少呢。

比如在酒席上,最后一道大菜必是鱼。鱼一上桌,就预示着下面就剩几只下饭的菜,接着就是汤了,条件好点的还有果盘,酒席的菜就算上完了。讲究的主家在鱼上桌后,通常还会放几只二踢脚,烘托一下喜庆的气氛。

吃鱼自然有水乡特色。一般鱼头都是朝东,叫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筷子拨到鱼头,大家都要干一杯,这叫“动了鱼头,吃喝就不愁”。筷子拨了鱼尾,大家再干一杯,叫一声“动了鱼尾,顺风又顺水”。特意挑一下鱼眼睛,大家接着再干一杯,叫“做事眼睛亮,被人高看一眼”……但这鱼是万万不能翻身的。因为东荡口除了渔民,还有不少人靠使船吃饭的。鱼在桌上不翻身,叫“不翻船”。

这就是水乡吃鱼的规矩!偶尔有不知情的,刚想翻鱼,旁边的人会一把按住筷子,“不能翻啊,你一翻,我们全掉河里了!”然后就起哄,“要翻也行,先罚酒三杯吧!”

一代词宗润高邮

□ 赵湖龙

高邮的水,是有文气的。运河缓缓,南湖澹澹,一湖春水润养千年,不激昂,不张扬,偏偏最能养读书人。一方水土一方人,秦观之后,明代又出了个张縯。世居高邮,字世文,自号南湖居士。他是我们高邮的乡贤,也是中国词学史上绕不开的一座高山。

张縯出身于名门望族,七岁读书通大意,被视为神童。少时从王磐游,得其真传。他正德八年中举,算是少年得志。可造化平淡,此后八次会试,屡屡不第。一般人,或许早就心灰气短。张縯没有。他性子温和,却有韧劲,不怨时局,不悲身世。后来出仕,做过武昌通判、光州知州。为官清简,体恤百姓,衙事打理得干干净净,无苛政,无繁扰。后挂冠归里,回了高邮南湖。

归乡之后,张縯结庐南湖之畔,藏书数千卷,终日摩挲典籍,潜心著述。他晚年目力渐衰,视物昏花,依旧不肯闲坐。常与子弟读书,他侧耳静听,随听随校,阅读随注,日夜不辍。这份沉静执着,是高邮读书人骨子里最贵的底子。

他一生最大的功绩,在于一部《诗餘图谱》。前代填词,有调无谱,有声无律,长短参差,杂乱无章。是张縯细细梳理历朝词体,审定平仄,规整格律,后世学词、填词、论词,皆循其法度。因此学界尊他为“词谱鼻祖”。小小的高邮南湖,就这样,悄悄撑起了中国词学的半壁格律江山。

他还悉心校勘淮海遗集,阐发杜诗深意。秦观是千古词宗,岁月流转,文籍散落,是张縯用心整理、接续文脉,让乡贤风雅不至湮灭。一部《南湖诗集》,写尽水乡风月、草木四时、故土人情,字句清淡,意蕴悠长。

老年大学诗词班这学期最后一课别有深意——全班学子相约,为李同义老师筹办八秩寿宴。起初李老师再三推辞,耐不住一众弟子恳切相邀,只得应允,索性将这场寿筵当作一堂鲜活的贺寿诗词习作实践课,以诗寄情,以筵论道。

晚宴开始前,班长宋咏兰手持节目单,自谦不善言辞,托付班上多才多艺的尤琦登台主持。尤琦从容接下,一番简短开场后,先恭请蒋成忠老师致祝酒之词。蒋老师心绪万千,当场吟出一首绝句贺寿:四十年前即处交,而今八秩寿登高。与君再共卅年事,相扶相挽跨海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蒋老师供职服装厂,李老师任职城北米厂,二人同在单位执掌工会事务,早有往来。当年孟城诗社成了诗友创作交流的园地,他们陆续加入,成为诗社的中坚力量。待到退休之后,又一同受聘老年大学执鞭授课,堪称诗词班一对熠熠生辉的双子星。多年来,门下学子络绎不绝,不少学员相继加入市、省乃至中华诗词学会,小小一间教室,成了培育本土诗词人才的摇篮。

掌声落定,李同义老师起身答谢。言语朴实,却藏着半生阅历:“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,如今人登八秩已寻常。这份变化,并非虚言,是家国日渐昌盛,百姓衣食安康,人均寿命方能稳步增长。”李老师感恩道:“是老年大学给了我一方讲台,得以结识无数知音诗友。”言毕,他从容吟诵自作《八秩寿筵感怀致谢》:八旬开宴感芳辰,十六黄坛诵雅筠。手

我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,打小在运河边长大,读书写字,皆受家乡文风滋养。大学选修诗词,最是苦恼。平仄不熟,格律不明,提笔总是别扭,写出来的句子,不成章法。老师对我说,不必茫然,天下填词之谱,根就在我们高邮,出自先贤张縯之手。我心里当即一震,原来日日行走的乡土,藏着这般深厚文脉。

春日无事,我常独行南湖旧址。湖水依旧清爽,堤柳年年抽芽,风过水面,平平淡淡,和明代并无二致。我立在湖边,想象数百年前,张縯布衣疏袖,临水观月,凭栏填词,青灯书卷,湖水风声,相伴晨昏。那一刻忽然懂得,所谓文脉,可不是高悬的牌匾,不是遥远的典故,它是活的,是流在水土里、养在烟火里的。

一座古城的底气,不靠楼台,不靠喧嚣,靠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心与风骨。高邮有幸,前有秦少游婉约流韵,后有张南湖立谱定宗。一宋一明,一词一律,前后呼应,让这座水乡小城,在中国文学史稳稳占得一席温柔又厚重的位置。

张縯的一生,看似平淡,实则极有分量。仕途失意,却是学问大成;身居乡野,却泽被后世千秋。他把一生才情,悉数还给了南湖,还给了故土,留给了后世读书人。

如今我伏案写作,临水闲游,每每触到这片水土的温润,便心生自豪。自豪高邮水土养人,能养出这般淡泊守真、以文传世的乡贤;自豪千年文脉生生不息,古贤之风,至今吹拂水乡后辈。

南湖风畅,河水汤汤。张縯的名字,藏在词谱格律里,藏在高邮的一草一水间。文脉无声,润物长久,岁岁年年,滋养着我们这些守着故土、爱着文字的高邮后人。

师生吟诵乐遐龄

□ 王功林

辑诗编藏馆阁,门裁兰玉入骚津。久沐薪传双老训,深承酬唱众生仁。衰年幸有平台在,永继风骚不负身。话音未落,满堂喝彩。

本场雅聚还有一位重量级宾客——原市政协副主席、文化学者朱延庆先生,偕夫人张毓秀一同赴宴。朱老先生提笔赠送墨宝,并朗声诵读即兴古风一首赠予寿星:同心弘文,义仁为先。传承诗苑,桃李争艳。精神花开,富贵神仙。期颐可期,美意延年。夫人张毓秀亦送上亲手绘制的工笔《双桃贺寿图》。

老年大学徐松书记受邀登台,献上一首七绝贺寿:峰帐传经八十翁,沁园春色韵犹雄。笔耕不辍骚坛晓,桃李盈门颂雅风。吟诵过后,他清唱一段淮剧选段,满堂顿时欢声四起。乔文豪校长紧随其后,一首温情的《朋友》声声入耳,拉近了满座师生诗友的心。

在诗词班修习六载有余的杨海荣先生,耗费两日心力,一笔一画精心写就一幅《百寿图》,双手奉赠李老师;学姐孔秀霞擅工笔,献上一幅《寿桃图》,一纸丹青盛满绵长师生情。

筵席尾声,六位曾身披戎装的诗友并肩登台,高歌一曲《战友之歌》,铿锵歌声激荡厅堂,将这场诗寿宴推向高潮。

纯真的同学情

□ 赵厚喜

划、组织非常周密。

蒙班长高看,将我拉入,组建了由他、孟雨亭和我三人的服务组。他主张简约办聚会,每人交的聚会费定得偏低。我担心不够,他拍板:如果不够,我们服务组三人摊掉。并解释:如果是我个人请客,标准肯定要高一一些;大家的事,要节约。

班长深谙世人心,在“倡议”中明确“每次聚会不设主题,就是聚聚、叙叙”,意指不要将聚会变成炫耀、攀比、商业化的场合,保证“聚会常态化”。

“通知”是4点钟集中,很多同学3点钟就到了。黄荫宽、王国成、徐燕秋等几位大哥、大姐均年过古

东荡口酒事

□ 凌鹤才

实巴交的爸爸在结婚闹酒的时候该怎么“对付”兴化的丈母娘呢。

果然到了结婚的第二天,女方家的亲戚从兴化乘船赶过来“会亲”了。丈母娘直接点名要和亲家公一醉方休,吓得这邻居竟然临阵逃跑了。他躲到我家锅屋,在锅膛门口佯装烧火呢!

丈母娘一见没人“接招”,情绪就有点失落了,搞得有点不大开心了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,新郎的一个表哥站了出来,沉着应战。

这表哥拿起两瓶酒,叫了一声“阿姨”,说:“我不会喝酒,那我们俩先一人干完这一瓶,怎么样啊?”说完,把酒瓶打开,拿起瓶子对着口就咚咚咚地喝了下去。

众亲戚都惊诧不已,面面相觑。这丈母娘也没见过这样子喝酒的,但当时气氛已被顶到那个份上了,没办法,她也咚咚咚地喝完了另一瓶。

结果呢,丈母娘这瓶酒猛一灌,就有点迷糊了,自然是要醉了,没一会儿就趴酒席上了。回头再看看表

这次聚会是“文训班”(原高邮县委、县政府举办,由原高邮师范代培的高邮县文字工作人员培训班)2010年5月聚会后的第二次聚会,间隔16年了。文训班学制一年,1982年3月入校,1983年2月离校。按离校算,距今43年。学员来自不同的单位,年龄跨度大,小的不到20岁,大的近35岁。

4月中旬,肖钟萍同学主请从澳洲回来的王爱萍同学,张振群同学席间说,文训班结业后只聚过一次,同学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,大家又奔老去了,希望有机会再聚聚。大家附议。王家斌班长同意牵头,定下了本次聚会。

王家斌不改忠厚、俭朴、重情本色,且极具组织能力。他把长期在机关工作熟悉文案的优势用到了聚会中,在同学群里分别用“倡议、通知、广而告之、说明、财务公开”等,把大事小情分门别类,序时发布,谋

五十多年前,我出生在东荡口,生长在东荡口,小学、初中以及高中求学也都在东荡口。

东荡口在邮城的最东边,那自然也是兴化的最西边了。我们老家就有不少的兴化姑娘嫁了过来,当然,东荡口的姑娘也有不少做了兴化的媳妇。这样在两地生产生活的融合过程中,自然发生了不少趣事,今天就说说酒事。

里下河水乡湿冷,渔民们长年漂泊在水上,捕鱼又需要值更守夜,精神与体力消耗大,可以说他们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了。喝些酒下肚,既能快速暖身,缓解寒湿,又能暂时提神解乏。另一方面,渔民的饮食多是些“渔饭”,酒是祛腥提鲜的好佐料,配上鱼虾、醉蟹等水产品,那风味更佳。可以说渔民喝酒是一举多得,而且这是他们劳作过程中的实用刚需。这是水乡人千百年来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巧妙融合。

常喝酒的人,酒量自然小不了。在我们东荡口一带,都称兴化人的酒量为大。

多年前,邻居家谈了一个兴化的儿媳妇。这姑娘没话说,走路带风,手脚麻利,和她妈妈一样,真是能干的好手。可她妈妈那酒量也非比寻常,据说都能赶上兴化男人的酒量了。男孩子就有点担心了,担心他老